



2021年6月15日，俯瞰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纳吉村。随着周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多的亚洲象过境到纳吉村觅食生活。

有人曾建议以麻醉的方式，将野象群运回西双版纳，但很快遭到反驳。原因有两点，野象是群居动物，家族间非常团结，一旦麻醉群中小象，很容易激怒大象，发生危险；另外，麻醉时间必须控制在半小时到40分钟，否则野象就有生命危险。

且不考虑这两点原因，就算这一设想成行，结果也不乐观。贵州省野生动物与森林植物管理站研究员冉景丞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野象返回栖息地，大概率有两种结局，要么再次迁徙，要么在保护区“郁郁寡欢”，有可能还会影响到亚洲象后续的繁衍。

站在人类的角度，理想的前景是，随着一线工作组的经验积累，成功案例越来越多，象群能在人们的引导下，通过较为安全的道路，向西南方向掉头，让大象“走上正途”。但这也只是人类的“一厢情愿”。

大象的想法比人类简单。它们希望找到一片有着丰富自然水和植被资源，还有休息和嬉戏玩耍的地方。密林是休息的“卧室”，野芭蕉、粽叶芦是喜爱的餐食，泥潭中洗个澡，硝塘中获取食盐，偶尔还能到农田里“串串门”。

不管哪一种想法，都又回到一个问题：适宜亚洲象栖息的家，到底在哪里？

多位专家都提到，应当专门为亚洲象建立“亚洲象国家公园”。张立说，早在2016年左右，云南省林业部门就已经在规划亚洲象国家公园，他本人担任该国家公园的规划评审专家组组长。近年来，国内12个省份在三江源、祁连山、神农架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，是很好的经验。

但在调研中，他能明显感觉到，人们担心，建设国家公园对地方经济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。因为亚洲象生存的地方，相

比其他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，人口非常密集。

王放也赞同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。他认为，国家公园的概念是由多个保护区、保护地组成的，当然也包括村庄、农田、公路，这个更广义的概念。保护区并不是专门针对亚洲象设立的，而是保护森林生态系统，这个森林生态系统由很多物种组成。

政府一定会从保护和平衡的角度，更大尺度地做好总体规划，哪些区域可以给亚洲象，哪些区域给其他动物，哪些区域留给森林和百姓，解决冲突和矛盾。“当橡胶林、茶园都纳入到国家公园里，会更容易统筹，更有重点和优先级。”

当然，要想实现亚洲象国家公园的理想，中间还横亘着不少阻碍。在王放看来，主要面临的困难是土地流转，一般来讲，自然保护区是严格管理的国有林地，不能砍树、开发和建设，但国家公园不一样，它有开发区，复杂的土地性质、权属，也会有承包的林地。国家公园的土地复杂性，必然会考验管理执法部门的能力。

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怎么把人迁走。20年前，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的老百姓，就是从千里之外的昭通市大山包乡搬来的，搬家原因是那里建立了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

但从2011年起，江城县经常遇到野生亚洲象不定期的“串门”，损失巨大。如果要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，类似的村镇还会面临搬迁的可能。因此，要避免“生态移民，一移再移”，从一开始就要非常严谨地开展有预见性的长期规划。

张立建议，由于近年来橡胶价格持续走低，不再是当地群众的首要致富路径，可以考虑通过林权流转等途径，实现一定程度的“退胶还象”，同时为老百姓找到更好的替代生计。接下来就是通过生态修复，恢复保护地之间的连通，改变栖息地高度破碎化的现状。

还有一个大胆的设计，如果亚洲象再往东北方向走上400公里左右，就是贵州威宁自治县，亚洲象会不会在贵州扎根呢？冉景丞认为，如果没有人工干预，这些野象走到贵州不是没有可能。

不过，他也表示，贵州地表水水质总体优良，气候温和，生物多样性丰富，森林覆盖率达到60%，是野象所喜爱的生态环境，但由于典型的喀斯特环境，河谷深切，悬崖绝壁普遍，且森林中连片的高大树木不能满足野象的食物需求，想在贵州“娶妻生子、繁衍生息”，变得“象”丁兴旺，怕是不太可能。

记者了解到，与东南亚接壤的云南勐腊保护区分布有亚洲象，不排除今后涉及跨境联合保护的议题。目前，野象还在不断往前，行走是它们不得不做的选择。冉景丞建议，人类不是大象，猜测无用，不妨尊重野象的行为，尊重自然迁徙规律。余下的就是做好预警机制，最大限度避免人象冲突。■